



云朵上的 琉璃歌

我们生活在云朵之上
我们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琉璃之中
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棉被里
我们 都会幸福

颜岸·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朵上的琉璃歌 / 颜岸著.—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0.1
(青春映画书系)

ISBN 978-7-80747-763-1

I . 云 … II . 颜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987 号

云朵上的琉璃歌

YUN DUO SHANG DE LIU LI GE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选题策划 弘晔传媒
执行策划 王成国 曹晶晶
责任编辑 蒋鸿雁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技编 钟渝琼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6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2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楔子 夜之呓语 The Magic Voice/001
-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 Lonely Gardenias/003
- Chapter.2 留夏之浴·方格 Keep Summer/027
- Chapter.3 守护印记·追寻 Retrospect Impression/051
- Chapter.4 时光荏苒·青春 Flimsy Youth/071
- Chapter.5 错爱之流·涟漪 In love with the dead/091
- Chapter.6 暗黑夜空·流星 Falling Star/109
- Chapter.7 日光亲吻·迷失 Lost in the sunshine/133
- Chapter.8 砂时计点·流年 Sandglass Remember/153
- Chapter.9 迷迭水域·悬浮 Float on the Water/171
- Chapter.10 眼泪上游·彼岸 The Other Shore Of Tears/193
- 尾声 琉璃之歌·云朵 The Songs Of Glass On The Clouds/213
- 后记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221
- 书评 /230



Chapter 1

初闻，夏的味道

某夏的娘眼泪汪汪地说：“姑娘，我求求你，别折腾了，你妈受不了了。”

闻夏说：“妈，我觉得您特坚强，特伟大，能把我这么牛的人生出来，您这是为国家作了贡献，您可得挺住，等着我哪天厉害了，会有电视台采访您的。到时候您可以特骄傲地说，我姑娘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因为她有个伟大的妈。”

某夏的爹十分骄傲地说：“丫头，你要是个男孩，绝对是当老大的料。”

闻夏说：“爸，您别总是这样拐弯抹角地怪我妈没给您生出儿子，谁说好女不如男，再说了，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您的作用最大。”

某夏的男人咬牙切齿地说：“闻夏，你再这么折腾，我真不要你了。”

闻夏说：“是么，我就折腾怎么着，你不要我要谁啊，怎么着，有目标了？嫌弃我了？您直说啊，我给您倒地方，但是我话撂这儿，谁敢抢我男人，哼，我让她生不如死，不信你就试试。”

某夏的朋友羡慕却又自豪地说：“蚊子，你要是个男人，一定能把房顶捅破。”

闻夏说：“你这可就是看扁咱们女性了啊，我从小就翻窗爬墙、上房



洛栀遥醒来，下床走到饮水机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冰凉的液体装进胃里，让洛栀遥清醒了一些。她在想：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总是让自己去落云市呢？她觉得有一丝丝的奇怪和无奈。

她摇了摇头，兀自想了想，只觉得眼皮耷拉着犯困，然后她再度爬上床，继续睡去。

后半夜的睡眠和期望的那样很安稳，没有风也没有声响。



Chapter.1 寂寞栀子·重影

Lonely Gardenias

淡蓝的娓娓荧光化不开留恋的馥郁香气。
眸子里有你的影子，微黄叠加淡蓝的双重影迹。
在这个举目无措的时刻，我想我就这样成为了你。
是栀子的寂寞的重影。
滚烫的，刺眼的，无法剪断的。
注定。

你还是这么能干啊，这都是这个月炒的第二个了吧？在哪呢？我接你给你庆功去。”

[05] 闻夏忍不住被他逗笑了，故作生气地说：“讨厌，你赶紧过来，我在沃尔玛这儿呢，再过会儿我就热死了。”

二十八号的时候洛栀遥去了学校。流源正坐在教员室里的椅子上，苏陌依旧好打量着自己的成绩单。脾气地嚷着那端发脾气的小女人。挂了电话，他跟秘书说了一声就开车去班主任处领了自己的成绩单。除了语文和英语还有两门副科刚刚站在及格线以上的边缘。

苏陌，二十五岁，现在是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部门经理，算是事业有成的一类了。公司的员工对他的评价向来是冷漠强悍，冷漠是因为他在“唔，我理科全不及格，语文、英语刚刚及格。”她把成绩单递给流源，流源接过去看了几眼，然后他问：“为什么？”

他的工作能力和手腕，虽然年轻，但是对于一个空降到这里刚刚一年的“因为，考试的时候在想你啊。”洛栀遥摸了摸自己刚才在奔跑中“开人来说，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天”的刘海，把右手插进一边调皮地说道。她突然意识到，或许以后就不能，为什么说这种甜言蜜语了。

“……”流源不语，却又想说些什么。好像从她的语言里，他也感觉到，夏，正是他相恋了三年的女友；或者说是未来的婚妻，他们只不过没有领证，了什么不对劲。

没有举行婚礼，其他的跟已婚夫妇没什么区别。

“没有人说考试的时候不可以想别人。”人生是要比累生早熟，有人会问，为什么都这样了还来结婚，因为闻夏说，结婚了，她就成了一些，这些话流源从来都说不出口，但他明白她的意思，他也能感觉出来，那是妻子的责怪，她还没有玩够，再说了，现在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在苏陌看来也都是这样，他一直主张早点儿结婚不过就是想给闻夏家里一个交代，但是

洛栀遥说完，再次跑起来。流源回头，将身上的校服耷拉在洛栀遥瘦小的肩膀上鼓起了风。

闻夏坐在那实在挺不住了，额头上汗都沁了出来，小脸被晒得红红的。这样的天气擦再多的防晒霜也没用啊，但是穿着高跟鞋她还不方。

想走到沃尔玛里吹空调，在被晒还是走路之间，她选择了被晒，把两只脚上的高跟鞋脱了下来。偶尔会有两个行人走过，侧脸好奇地看他，是否还能想起她深深爱恋的少年，是否还能再次遇到帅气桀骜的他，是否还能回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曾经。

她不知道原谅她吧，她就是这么懒，按照苏汐的话说，她就是已经懒得长毛。

洛栀遥站在校门口的烈日下，多希望有一场暴雨降临，被淋得透彻。

了，而且还是那种绿毛，也就苏陌还要她。当时闻夏很不乐意，绿毛，那不是绿毛龟么，怎么能这么玷污她的美貌。

她已经亭亭玉立，毕业之后她就来济南找苏陌，那时候她想得很简单，两个人在一起就够了，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的确，她微弱地意识到客户和姨妈太吵，可是她这么一个赵海燕人，上了大学，拿着奖学金，为什么要来找她呢？在等待了两个多月之后，她实在受不了想要辞职，姨妈却屡屡挽留她，发现景瑟将自己毫不专业地辞退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为啥，因为她学的是金融，而现在是时候了，金融危机，景瑟也只能替她做点小职员的工作，但是她玩我刚毕业的妹妹，你都还嫌贵，你嫌黑，是用我的！跟着你就跟想忍，后来她就不干了，她是谁啊，她是闻夏啊，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该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所以，她趁空闲跟同事吵架，砸掉录音机，什么事儿她都做过，男朋友的结束，只能不停地换工作，而苏陌对于其他的事情，他会告诉她怎么，但不要用钱说话，他第一次保持沉默了，就那么看着她折腾。其实他也这么想，反正在家待着，怕她待傻了，出去可能累点儿，但是起码没准能看眼眶外流，有意思的事儿，也不指望她挣钱养家，就是去散心，结果

这位大小姐换工作的频率，竟在景瑟面前撞得洛槐遥的计划受挫，顿时觉得气愤无比！但是，在她想要倒下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苏陌那辆银灰色的跑车。姨妈突然发飙了，她从没像此刻见到这辆车这么激动过，因为当初买车的时候，她坚持买红色，苏陌则说红色不吉利，他的性格，要买银灰色，最后闻夏败了，理由是，洛槐遥的钱买得起姨妈的美，她不过就是个乘客，哪有发言权，那个时候她就深刻地认识到，一定要有钱，有自己的钱，这样才能被这个男人看得起。姨妈咧咧嘴，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客气的样子。她说到了就一定会

做到的，这些事情对闻夏来说，还不够暴虐，以前还好，她给她的这些痛苦，色，别穿那么高的高跟鞋，可是她不听，非说要时尚，现在看着她光脚，远远比不上她妈妈曾经带给她的那些。



休学！在这些难以让自己心头平静的日子里，这个小兔崽子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花了她多少钱，她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要替别人抚养一个对她毫无感情可言的孩子！她想想就来气，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多年来她要替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没饿死她，没把她送到孤儿院就不错了！

她当然不会让她好过！

姨妈在心里狠狠地想道，她微微皱了皱眉头，从嘴角渗透出一丝丝阴险的笑，像是盛开在潮湿里的剧毒花盘。

她转身去了医院，找自己在某某科室的某某朋友，一个曾经在给自己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受过贿赂的某医生。然后再通过这个某医生找到另一个科室的某某医生。

姨妈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各行各业之间都有。

那是。她老公是风云人物。哪怕她不爱。爱的只是钱财。

[02]

洛栀遥考完所有的科目，提着在教室整理好的所有书本回家的时候，姨妈正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坐在沙发上看无聊的韩国连续剧。

她把瓜子丢进嘴里，然后咀嚼，低下头将剩下的瓜子壳吐在脚下的垃圾桶里，地面零零散散有一些壳瓣。

目光却是一直聚焦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身上。

洛栀遥在门口脱下脚上的鞋放好，把书包从肩上解下腕在手臂上，微叹一口气，面上云淡风轻地说：“我考完了。成绩二十八号要去学校取，或者把成绩单寄到家里来。”

“哦。”姨妈没有回头，“你自己去学校取吧，反正以后也不会去学校了。”

洛栀遥没听懂姨妈的后半句在说什么，还在兀自努力理解着姨妈寓意含糊的话语。等她回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写字台上有一张姨妈留的



字条。

下学期开始你不用上学了，手续我帮你办好了，休学。

洛栀遥此时心中燃起的怒火让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她激动地直接冲到客厅和姨妈大吵：“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赵海燕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剥夺我上学的权利！凭什么啊你！”此时洛栀遥的心底有一种想要拿起菜刀砍死姨妈的冲动！姨妈出此下策必将让自己毫无对策。

“哎哟！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敢直接喊我名字了啊！你吃我的用我的玩我的，连谈恋爱都要用我的电话费，你哪一点不是用我的！我看你就跟你妈一样是个骚货！贱逼！”

“你凭什么骂我妈！”洛栀遥大吼，喉咙甚至开始有些沙哑。

“我就骂了怎么着！自己的妹妹骂不得？！你有本事你让你小男朋友以后养你一辈子呀，和你妈一样的福气呀，听不得家人劝的！你去啊，你不要用我的钱上学啊！你可以自己挣嘛！”

“你不就生不出孩子嘛！没子宫了怎么生啊！”洛栀遥边叫边哭，眼泪顺着眼眶外流，汹涌成河。

“你说什么！”姨妈听到洛栀遥的那句顶撞，顿时觉得气愤无比！但是之后她转念一想，已经让这个死东西休学了啊，已经整惨了她呢。姨妈突然好想笑，她从包里拿出医院盖章的原件证明，在洛栀遥眼前左晃右晃：“你看看吧，不久，你们学校的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因为白血病休学的。”

洛栀遥第一次觉得姨妈笑得那么恶心，像是在彻底地告诉自己，洛栀遥你就认命吧你。

姨妈咧咧嘴，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客气的样子。她说到了就一定会做到的，这些事情对她来说还不够容易？以牙还牙，她给她的这些痛苦，远远比不上她妈妈曾经带给她的那些。就是现在，姨妈发誓要她知道什



休学！在这些难以让自己心头平静的日子里，这个小兔崽子给她带来了她就是这样，一会儿天使一会儿魔鬼，苏陌总结，她这是典型的抽风型精多少麻烦，花了她多少钱，她凭什么平白无故地要替别人抚养一个对她神分裂症。

毫无感情可言的孩子！她想想就来气，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多年来她要替苏汐看闻夏真的生气了，赶紧岔开话题，小声地趴在她耳边说：“晚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没饿死她，没把她送到孤儿院就不错了！上晦皮去？”

她当然不会让她好过！

闻夏有点儿为难，苏汐是让她跟她那堆狐朋狗友出去玩，苏陌不喜

姨妈在心里狠狠地想道，她微微皱了皱眉头，从嘴角渗透出一丝丝欢她总往外跑，再说，要是他回去看到她不在家估计要发火。吸了口烟，阴险的笑，像是盛开在潮湿里的剧毒花盘。

她撇了撇嘴，装作不在意地说，“算了吧，不爱去，没劲。”

她转身去了医院，找自己在某某科室的某某朋友，一个曾经在给自

苏汐不屑地瞪了她一眼：“切，不敢就说不敢，装什么装。”

己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受过贿赂的某医生。然后再通过这个某医生找闻夏没再搭理她，不敢怎么了，她就是不敢，小问题上任性没啥事，到另一个科室的某某医生。

这种夜不归宿的事情借她十个胆子她也不肯做的，因为苏陌发起火来真

姨妈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各行各业之间都有。的好恐怖。

那是。她老公是风云人物。哪怕她不爱。爱的只是钱财。

闻夏站在公寓楼下仔细闻了闻身上的味道，嗯，没有烟味儿。苏陌禁

[02]

止她抽烟，被抓到估计又得挨批。抬头往上看，一个一个窗户的数上去，

十三楼，还是黑的，苏陌还没有回来，早知道她也应该拖着苏汐再待一

会儿的。洛栀遥考完所有的科目，提着在教室整理好的所有书本回家的时侯，姨妈正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坐在沙发上看着无聊的韩国连续剧。

空荡荡的房子，好可怜。

她把瓜子丢进嘴里，然后咀嚼，低下头将剩下的瓜子壳吐在脚下的电梯停在十三楼，一个人拎着包慢悠悠地挪回去，天天都是这样，又垃圾桶里，地面零零散散有一些壳瓣。

要等苏陌回家，有事业了不起么？有事业就能让这么聪明美丽可爱大方目光却是一直聚焦在电视剧里的女主角身上。

的她这么等么？

洛栀遥在门口脱下脚上的鞋放好，把书包从肩上解下腕在手臂上，明光着脚走进浴室，躺在浴缸里享受着舒服的泡泡浴，她就是这样，明

微叹一口气，面上云淡风轻地说：“我考完了。成绩二十八号要去学校取，明不小了，没事的时候总要弄点儿青春小丫头才做的事情。看着泡泡一或者把成绩单寄到家里来。”

个个漂在水上，她用手轻轻一点，破了，不禁回忆起过去的日子。

“哦。”姨妈没有回头，“你自己去学校取吧，反正以后也不会去学校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要去哪儿？”

了。

这句话那时候每天充斥在闻夏耳边。是啊，要毕业了，四年就这么过

了。洛栀遥没听懂姨妈的后半句在说什么，还在兀自努力理解着姨妈去了，混过去了。有时候自己躺下来想想，挺失败的，身边的人考证的考

寓含含糊的话语。等她回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写字台上有一张姨妈留的证，考研的考研，还有好多人去考公务员。没办法，钱还是最现实的东西。

她呢，四年做了些什么。

老老实实上课，当然仅限于大一，而且所谓的上课就是拿着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小说，窝在最后一排，认认真真地看，老师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和她无关。她这种经济类的专业只要最后考试的时候背背书就成，尤其是刚刚从高中的紧张气氛中出来，这种闲散的感觉让她快乐死了。结果，大一年下来，她把图书馆的小说基本都看完了，然后就开始想毕业，离开这地方，对大学的好奇和期待早就没影儿了。

在这当然还要说一点，恋爱，大学的必修课。

闻夏的初恋发生在大一，而且是刚刚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她这人有个毛病，害怕寂寞，看上去好像很坚强的样子，实际上骨子里总想做个小女人，去依赖别人，所以对于第一次离家的她来说，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她想找个人来陪，自然就有了下面的这段所谓的初恋。

按照苏陌的话，那不叫恋爱，那叫扯淡。有人问，苏陌到底是谁，这就要好好介绍下了，苏陌是闻夏的第二任男朋友，外表属于王子型，性格属于帝王型，身材属于模特型，声音属于天籁型，家庭属于优越型，总之是一个完美的男人。这个绝对不是吹，这个男人真的有你的影子，微黄叠加淡蓝的双重影迹。优秀得一塌糊涂。但是，他唯独不够优秀的地方只有一点，学习。在这个举目无措的时刻，我想我就这样成为了你。说远了，扯回初恋来。闻夏的第一个男朋友，怎么说呢，也属于各方面都很不错的那种，尤其是脸。没办法，她是色女，对于男人是绝对的以滚烫的，刺眼的，无法判断的貌取人。记得那时候她也有过所谓的少女情怀，写过什么“那个男孩带着阳光般的笑容向我走来”，现在回头看看，她自己都想吐。没办法，那时候还年轻么，年轻就有理由犯错，有理由挥霍。现在，那个男孩的脸她都记不清了，女人啊，还真是无情。

闻夏是那种自认为很理性的女孩，就像面对初恋，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男孩，我们不会有结果，因为大家都说初恋肯定长不了，男孩呢，很宠她，总是爱笑着对她说。那天也是，他笑着说，那就试试看吧。就这样，初恋开始了。



[05]

二十八号的时候洛栀遥去了学校。流源正坐在教学楼之间的亭子里打量着自己的成绩单。

洛栀遥去班主任处领了自己的成绩单。除了语文和英语还有两门副科刚刚站在及格线以上的边缘，数学、科学都是红色的不及格。

她跑得更快了一些，然后坐到了流源身边。

“唔。我，理科全不及格，语文、英语刚刚及格。”她把成绩单递给流源，流源接过去看了几眼。然后他问，“为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在想你啊。”洛栀遥摸了摸自己刚才在奔跑中“开天”的刘海，把它捋整齐，一边调皮地说。她突然意识到，或许以后就不能说这种甜言蜜语了。

“……”流源不语，却又想说些什么。好像从她的语言里，他也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

“没有人说考试的时候不可以想别人。”女生好像是要比男生早熟一些，这些话流源从来都说不出口，但他明白她的意思，他也能感觉出来。

洛栀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卷成条状的纸条塞到流源手中：“记得看。什么都别说。再见了。”

洛栀遥说完，再次跑起来。流源回头，垮大的校服耷拉在洛栀遥瘦小的肩膀上鼓起了风。他看见她瘦弱的身体，有些爱怜。

而奔跑着回家的洛栀遥，泪滴带着留恋，不知道随风飘到了什么地方。

她是否还能记起她深深爱恋的少年，是否还能再次遇到帅气桀骜的他，是否还能回想细数起他们一起走过的曾经。

她不知道。

洛栀遥站在校门口的烈日下，多希望有一场暴雨降临，被淋得透彻



之后，就会看见自己到底有多么孤独。洛栀遥站在原地，看了看自己身后短促的影子，有些怜惜地想：流源，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我就不用处在现在这个尴尬万分的境地了。

明明是想要继续的，却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

跑不出视线，逃不回昨天。

“我让你不及格！你去死吧你个死丫头！看来我还想得挺提前的，让你休了学！”姨妈一手把成绩单揉成团狠狠地砸到洛栀遥的头顶，一只手重重地掐着她的左手小臂。因为只掐了一点点肉，所以是宛若针刺的钻心疼痛。

甩手而来的巴掌响彻客厅上空。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连续七下。

左侧脸颊扇完，接着是右侧的脸颊。

姨妈是断掌，手重得从来都让洛栀遥无话可说，只能干忍着。

肆意的疼痛如潮水袭来。

脸上的肌肉完全红肿到泛麻，淹没了自己的头顶。

很多年后，洛栀遥差点儿就忘记了，这一刻是怎样被姨妈像是垃圾一样摔进自己的房间的。后脑勺撞到床脚，刺激起凛冽的痛觉。她下意识地摸摸痛的地方，还好只是素白的手指，并无血色。

她抱住自己的膝盖，尽力缩成一团。

[06]

窗台前的夏之纪年被时光拉得遥遥无期的远。无比漫长。

洛栀遥忘不了那个暑假的每一天，都好像是度日如年。偶然间看到

闻夏闻着润肤露牛奶的乳香，感受着苏陌手心的温度，在他手指掠过我的脸，都像燃起了火。我看见她脸上淡淡的绯色红晕。

——唉，你吓死我了啊，吓死我了啊，人家睡觉呢没看到啊！”闻夏受不了了，猛

——地起身把苏陌拍到一边。跟他大吼。

小时候开玩笑苏陌被雨淋湿了头发还滴着水，眼睛亮亮地看着闻夏，喉结一下下地动

……着，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欲望。

闻夏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呀，自己走光了，赶紧拿被子把自己包上，

后来，但是已经晚了，大灰狼已经扑了过来。小红帽注定要淡漠的有些

某个深夜透明，她就听见某女大呼寝骨“死苏陌，你头发还没干呢，弄到被单上啦，明天你

——浅啊落云市，我叫苏慕晴，你来找我吧。

——我也想去找你呢，落云会不会太远了，呃？

……夜里，闻夏口渴，想爬起来找水喝，结果刚醒就发现苏陌的大腿压在

她的腿上，胳膊紧紧地箍着她的脖子，难怪她觉得上不来气儿呢，这男人

每当襄冕降临，洛栀遥坐在写字台旁看见自己在玻璃中反射的影

子，就像是看到伸出手来摸他的胳膊。他哼哼了一声，抱得更紧了。闻夏撅着屁股想

低低下头，逃脑机，但是无奈她实在是功力有限，就是死活下不了床。渴着就渴着吧，

“洛栀遥在受不了就叫来了他的膀胱吸血，喝好了闻夏的墓柴想法根本让她这用拖把拖伞海龄的其他人理解不了，怪异另类得很。

——哦，对看着苏陌的睡脸，真禽丽貌好像都消了，她就是不忍心，不管怎么

——样发生什么事，她都不忍心看着苏陌受伤，看苏陌难过，别看她平时总

女孩是活性连环道地欺负他去。但是只要他有事，第一个冲上去的还是她，永远

可是的想用她并不宽厚的肩膀给苏陌一个依靠，女孩子不见了。

洛栀遥的苏陌优秀涌起，苏陌能干，落魄成功。她呢？别人说起她的时候，评价永远

她明眸任性和霸道，苏慕晴的可爱，善良，懂事这一类看似矛盾的词语组合，但

一样的她是这样的人，她不能想到她就见到她，他们之间有那样

一层薄如蝉翼的隔阂。可是她也希望自己能站在他的身边，一起成功，一起努力，而不是永

——远躲在她的身后，享受他的成果。她也是个很上进的女人好不好，她也是

那个女孩子没有出现，也没有声音回答她。见到她的时刻，必须是很

里念个化虚幻为现实的成功典范啊，怎么现在就平淡了呢，怎么就没成绩了呢，是不是脑袋秀逗了？哎，女人啊，为什么上天看不到你的优秀，为什么你的老板永远的欺负你？惆怅地渴着，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不一会就又睡着了。
如果没有记错在漫长的一年后，也就是现在。

流源和他的同学们已经在初三的下半学期了，正在没日没夜地投入说起闻夏和苏陌的爱情，还挺传奇，也挺不容易。那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最后迎者的复习。出闻夏绝对是个不寂寞的女人，苏陌绝对是个值得女人喜欢的男人。

2007年的农历年来得特别晚？闻夏放了寒假整日窝在家里上网，天天大喊着要再找个帅哥，就是这样，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闻夏哭着灯在电脑前劈里啪啦地打字，正和好友说得嗨皮，QQ的小喇叭响了，有人流源坐在教室靠窗的第四排。他左手在转笔，目光却望向窗外，加她，都多少年没人加她了，弄得她那个激动啊。看资料，螭，男人，林里开始疯长的翠绿色嫩芽。好像，我就这样在不经意间遇到了她。深夜中寂寞的男人啊。闻夏两眼放光，也就是这一天，她遇到了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苏陌。

就像你曾经在我打篮球的时候给我呐喊的那样。两个人开始就是打李，后来闻夏说，她累了，语音吧，苏陌说好。其实他也不是个爱聊天的人，不过那天无聊，刚刚从国外放假回来，又和女友分手，所以才会上网，而他之所以加了闻夏，绝对是纯粹的巧合。所以说，缘分是上天注定的，就那么一点，两个人开始了一生的纠缠。

苏陌的声誉很好听，不像这个年经的男孩那样嘶哑，有在棒槌不出家的时候习惯起来随便乱扔，看到纸制品就有想要撕掉的冲动。沉稳而清亮的心里痒痒的，这个男人的声音很诱惑她。

倒不如真是自欺病好。洛栀遥想她对自己的样子还颇有自信，不是特别的漂亮，但绝对是可爱型，她尤其擅长装嫩，所以提议发照片。当她把自己照片给了夏允时，苏陪笑拿人骂她。笑说，很可爱的女孩，当他把照片发过来的时候，闻夏沦陷了，好帅的男人！浓浓的眉，深邃的眼，高挺的鼻梁，白皙的皮肤，粉色的薄唇。就是这一眼，她看上了他，她曾一度认为，是上帝听到了她的召唤；把这些痴狂的行为没有人懂，只有她自己才明白是在发泄，再不然就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花瓶。

扣的疯子了，闻夏一向自认为很冷静，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之前说过，闻夏一
辈子累要疯狂一次，要真正地爱一次。所以，在他们聊了三天之后，她觉得自己喜欢上这个男人了，真的喜欢，和初恋男友的那种纯真。那种人准



“嘿，你说他不正常，今天，是不是？”某个男生被震撼到语无伦次。

“还用说？”另一个男生接上话茬，“你哪天去为一个女生要死要活的你就知道了。”

“爱情的力量？这年代还真有人相信爱情啊。”男生感叹。

“嘿，这爱情就像黑板上的作业，你爱做不做，你完全擦掉不当一回事儿也行。你要是认真了，绝对向情圣冲刺。”一个男生一边擦黑板一边瞎比喻。

先前语无伦次的男生摸了摸自己的板寸头：“嘿，貌似也有点儿道理。”

流源飞快地骑着脚踏车，差点儿撞到出校门的同学。

很快就到了洛栀遥家楼下。

“洛栀遥——”流源喊。

“栀遥——”流源再喊。他想，省略了姓氏或许要亲切一些，“栀遥栀遥”，他一直这么叫她。

“栀遥——栀遥——”第三次喊。

洛栀遥听见了，但是却没有开窗。

要怎么面对呢？

她趴在桌子上想。

她害怕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会不争气地哭得稀里哗啦。

[08]

那天，那个少年在楼下停了很长时间，紧闭的窗让他担忧。

之后就是漫长的一年，她也没有再为他打开过那扇窗。就连一次也没有。

但是洛栀遥，我们都相信她会躲在静悄悄的夜色之下，在梦里，继续